

趣人“阿凡提”

□姜雄心

留着大胡子、骑着小毛驴的阿凡提，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。而戴着眼镜、挎着照相机的“阿凡提”，估计知道的人并不多。

我与他因工作而熟识，相处之中觉得他是个有趣之人。特别是在加拿大考察学习之际，大家朝夕相处了二十一天，因而对他的了解就更为全面。《水浒传》一百零八将都有诨号，而我们的团员基本也都有绰号。大家但求把笑声留下，把欢乐留下，把美好留下。在那些绰号中，“阿凡提”的使用频率应该是最高的。因为，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搞笑的细胞。

按说他是个高度近视，可偏偏就是他，晚上在与我们一起散步时，竟能在昏暗的灯光下捡到深嵌在柏油马路上的加拿大硬币，这使我们不禁大吃一惊，只能佩服他的目力集中与眼神专注。而他的专注也绝不仅仅停留在“找钱”上，还专注于“学习”外语上。有次已是半夜，同住之人还听到熟睡中的他梦吃到“Shanghai”。

秋天的翠湖山庄，是观赏枫叶的绝佳所在。大家在欣赏艳丽多彩、色彩斑斓的枫叶时，尽管都是陶醉其中、流连忘返，可都是按时归来。而“阿凡提”却是最后一个归队的。他是位摄影爱好者，这次出去就带了两只相机。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枫叶恣意地卖弄着妩媚，舒心地展现着色彩，各种层次的红色与黄色，似一团团燃烧的丹云，又似一幅幅色彩艳丽的油画，将秋天点缀得格外美丽，分外妖娆。他被那些美景“勾引”而越爬越高，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不知不觉地，竟然爬上了对面的山头，以致消耗了大部分的气力，再也无力下山。

虽然气喘吁吁，可头脑却依然很灵活。他环顾四周，见有位加拿大女警在值勤，就迅即向她求救。因语言不通，故而他就只能用手势来比划。他先指指自己的脑袋，然后又在脑袋上方划了几个圆圈，以示“头晕”；然后，将两只手交叉且不

停地放在不同的膝盖上，而两只脚也配合着左右晃动，好像跳霹雳舞的动作，表明“脚酸”；最后，将两只手合在一起放在耳畔，示意“要休息”。那女警先是呆呆地看着他手舞足蹈的样子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样。不久后，她终于领悟了对方的意思，随即对他讲了一通英语。起先不知所云、满头雾水的“阿凡提”，在其他游客的帮助下，终于理解女警的话意后，不仅没有欣喜若狂，反而谢绝了她的帮助。原来那女警诚恳地告诉他，因为索道在另一个山头上，现在无法帮他下山，但她可以通知警局派一架直升机来护送他下山！“阿凡提”觉得这下事情搞大了，便不顾疲惫的身体，转身落荒而逃。

当拖着疲惫的身躯、脸色略显苍白的他最后一个回来，并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段“奇遇”后，大家在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时，又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笑声，纷纷说他将来可以去搞第二职业——表演哑剧！



黄昏颂（国画）南京兰



金山潮

南社纪念馆（钢笔淡彩）杨云平

砥守
礪正
前創
行新

癸卯夏月華亭人

书法 朱锡初

初夏的风

□沈学印

过了立夏就是初夏
风刮着不一样的味道
爽爽的柔柔的
吹到脸上象蜜蜂在爬
我摸摸脸看看天
什么都没有
一股甜甜的滋味涌进口腔
入舌入肺融化心间

爽爽的夏天
走进心的产房
安放桃红柳绿
存储春水秋江

让初夏的风
孕育云蒸霞蔚
接生朝晖夕阳
壮阔深蓝海疆

面对初夏刮来的风
我庆幸生逢其时梦回故乡
向九天借力
踏新征赶场
初夏给了我强劲体魄
风让我愈加风流倜傥
报国有志活在当下
复兴有责任应当



小时候，一到夏天，就有人用棉花毯做保温材料的长方形木制棒冰箱，用块小木板有节奏地敲击，沿街叫卖“棒冰吃不”。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马路常见的叫卖棒冰情景。那时的棒冰4分一根全支、3分一根断棒冰。对大多数囊中羞涩的小孩来说，吃棒冰是件比较“奢侈”的事。

那些年，我家弄堂口有个出租连环画的书摊，暑假里，为免费看连环画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，帮书摊老板卖赤豆棒冰。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走街串巷，弄得大汗淋漓。一竹壳保温瓶内的棒冰卖完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但当我捧了一叠可免费看的连环画回家时，心里真比吃棒冰还要舒服。

后来，家里的雪花牌小冰箱有过自制赤豆棒冰的经历。烧好赤豆汤，等到冷却，倒入铝制格子里，放入冷冻室，等啊等，一直要熬七八个小时，才总算熬到了赤豆汤结成冰块的美妙时刻。尽管这种自制赤豆棒冰很硬，充其量只能算赤豆冰块，可含在嘴里，却是满满的幸福感。

工作后，到了七八十年代，单位里突发奇想，为防暑降温，买来一套自制赤豆和盐水棒冰的设备，所有职工，每周凭票供应一箱。大家喜欢挑赤豆多的，为此还要刺探情报，到赤

豆多的时候才去取。情报准确时，一箱赤豆棒冰，每根有半根是赤豆。一箱棒冰怎么带回家？是个不小的技术问题。用几块毛巾包裹，再套几层布袋，然后飞快地骑自行车，到家已是满头大汗。幸好，那时我家已有一台航天牌冰箱，棒冰正好填满狭小的冷冻室。接下来，就可慢慢享用赤豆棒冰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吃赤豆棒冰，有人图的是赤豆之酥、棒冰之甜，有人图的是大快朵颐冷饮之乐，还有人图的是价廉物美，反正各取所需，符合当时全体消费者的利益。而在我看来，吃赤豆棒冰的最大乐趣在可帮助迅速降温，那时，拥有空调的家庭极少，几乎所有家庭都处在电风扇和在弄堂里乘风凉阶段。

沿街叫卖棒冰的简陋行头和叫卖招式，早已进博物馆了。赤豆棒冰体积也比过去大了不少，虽已属面向全体老百姓的低水平消费，但吃的人却不多，变成了冷饮里的“弱势群体”。而我不改初衷，仍热捧赤豆棒冰。夏季来临，每次买冷饮，它还是主角，只可惜家里其他人不响应，只能孤芳自赏了。不过，最近听到一些老朋友也在倾诉小时候吃棒冰、雪糕、冰砖的乐趣，于是乎，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

回味赤豆棒冰，是难忘过去的时光。

赤豆棒冰

□冯强

“春晖文社”逸事

□张强

1910年，华亭南塘人张本良在自宅创办“春晖文社”，以张氏“春晖堂”堂号为名以文会友，以“文行兼修，潜心师古”“保存国粹”为宗旨，广泛吸引社友，最盛时社友发展到160余人，其中金山籍人士达25人。除今上海地区外，远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广东、江西和山东等省。每年分三次举行社课，每次各分甲乙两级，以经、史、词章三类

轮流命题，延请高燮为“社师”担任命题阅卷之职评定名次，每次交卷者不下百人。

1915年至1918年，先后出有《春晖文社文选》，每篇诗文后高燮作简短评语，一时传为文坛盛事，均被称为“几复遗风”，金山叶漱润诗云：“南塘澄水照潜门，几复风流滨海存”。春晖社友不少成为南社社友。